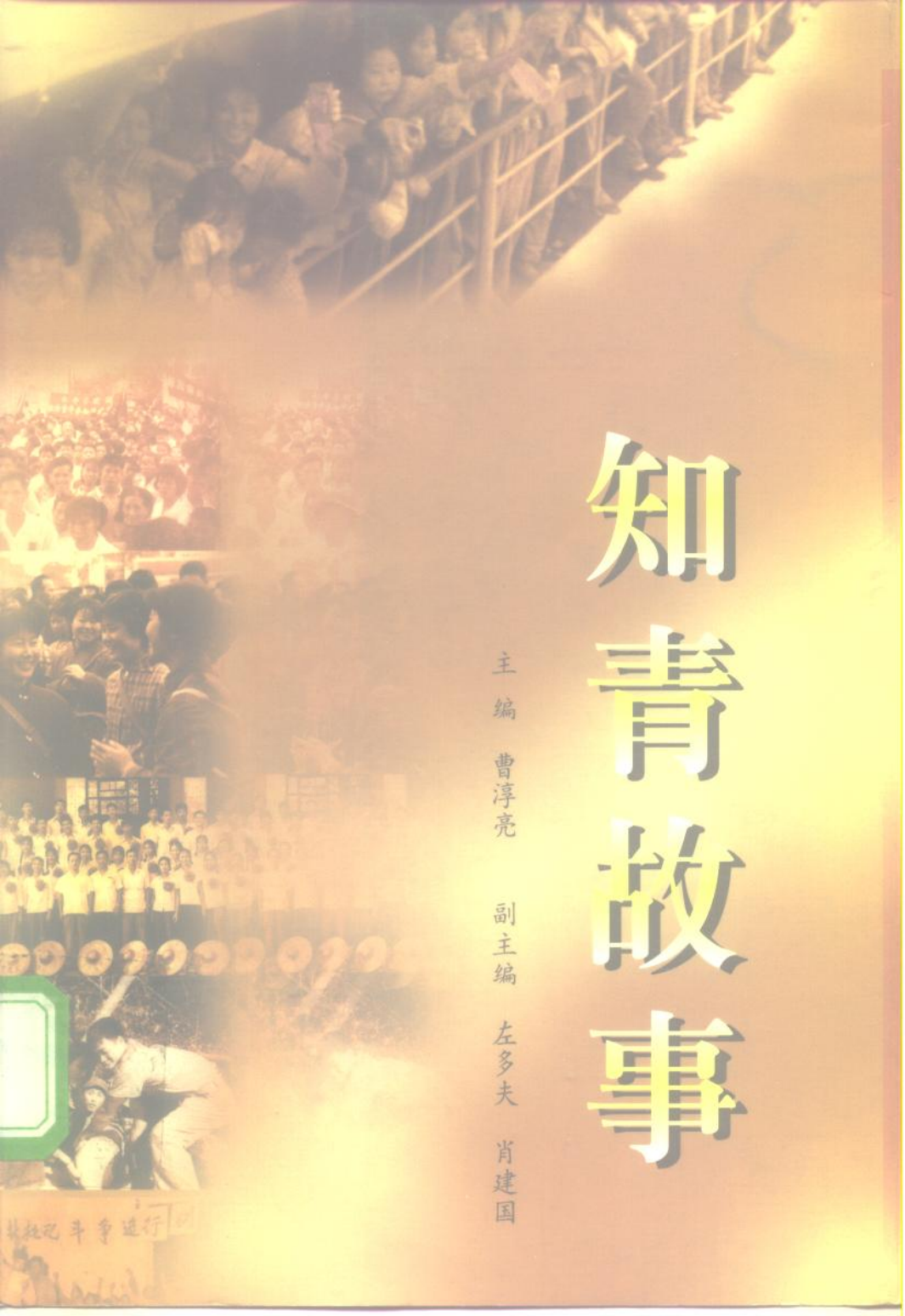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知青故事

主编 曹淳亮

副主编 左多夫 肖建国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



知青故事

主编

曹淳亮

副主编

左多夫 肖建国

编委

胡区区 邹镇 陈锡忠

花城出版社

知青故事

主编 曹淳亮

副主编 左多夫 肖建国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广东东莞凤岗镇)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.5印张 1插页 270,000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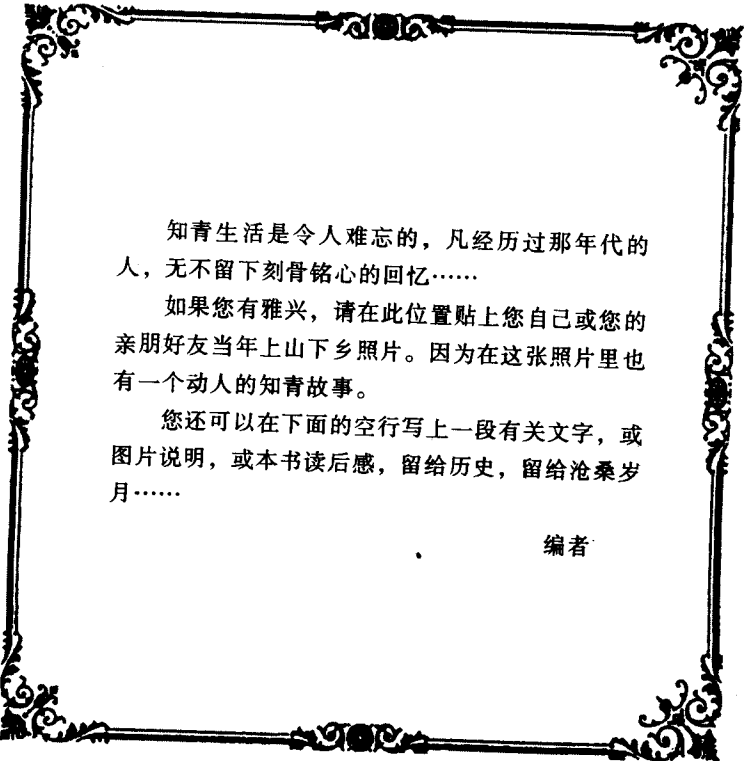
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8,001—14,000册

ISBN 7-5360-2792-3

I·2387 定价:2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知青生活是令人难忘的，凡经历过那年代的人，无不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……

如果您有雅兴，请在此位置贴上您自己或您的亲朋好友当年上山下乡照片。因为在这张照片里也有一个动人的知青故事。

您还可以在下面的空行写上一段有关文字，或图片说明，或本书读后感，留给历史，留给沧桑岁月……

编者



目 录

1	淳亮●终夜泉鸣（代序）
3	肖亮●学当包公的日子
8	肖建国●强仔故事
15	肖复兴●鱼梁子
20	何继青●吃肉
24	竹林●我的一次“医生”梦
29	郭小东●知青吊
35	叶辛●往日的情书
38	肖亮●村里有个黑洞
45	张建刚●黑小子
51	司徒沛●二龙抢珠
56	卢振海●我们的“赛力姆”
60	董桂霞●雪夜接生
64	宋安娜●十六岁的爱情
72	江文●在守山的那段日子里
80	徐乃建●在乡下看电影
84	张品成●鼠宴
90	罗方●“黑牡丹”血案
95	张文彦●病号饭
98	马念慈●“杀”鹅事件始末
102	温俊伟●与蛇同居
107	程文超●吃派饭
112	刘丽明●告别的情景
117	李郁夏●华蓥逃难记
122	饶昆明●鸡·蛋·蛇
126	吴翼氏●乘铺
131	马九州●三十年河西



- 135 杜德成●老臭
140 徐南铁●想念61321
145 彭泽雄●盐水花生
148 吕伟雄●水乡纪事
153 沈育毅●避过横祸
158 黄德光 黄骏●搞副业
163 肖存玉●野菊花
169 王熔斌●重逢
174 朱玲君●青草血斑斑
179 曹晶●卫生巾的故事
183 罗海●病退的悲喜剧
187 邹月照●养猪
192 范德侠●心病
196 伊始●盛大的婚礼
200 晓剑●知青爷爷
205 杨泽南●开祖婆的洁癖
209 张林●小矮人和苜蓿地
213 徐敏●诱人的电影
218 林卓正●烤木薯
221 杨毅●水乡情
226 陈渔生●伐木故事
231 张守印●午夜的嫁衣
235 周述忠●寻牛小记
240 熊光炯●魂断钟声
247 俞黑子●克郎猪冬日反饥荒
252 阳波●最后一个光棍汉
257 王佳山●大章之曲



- 262 陈刚●打柴冠军
268 陈世旭●改造
273 沈乔生●与牛同车
277 黑荫贵●贺老汉的大生牛
283 垂真●山火
288 廖陵儿●下水捞柴
292 周群●夜走黑龙涧
297 李珂●稀里糊涂当囚犯
300 张大造●兵仔
305 金岱●开悟
310 尧一●险些“叛国投敌”
315 钮海津●池塘上的茅房
322 肖树林●备战“七九”
327 唐晓虹●黄花开满山冈的日子
332 张为●遭遇城市
337 邓贤●一碗猪油
342 邓贤●断碣残碑
348 邓贤●劳动者之歌
354 何申●塞北趣事
360 姜滇●鄂尔多斯情结
365 张抗抗●管劳模与疯子
371 梁晴●共青渠
375 黄蓓佳●生命中的辉煌
379 陈敏莉●大学梦
383 储福金●批判会
387 胡区区●“耷头佬”二叔公



赶海归来。

张小平

终夜泉鸣

(代序)

淳亮

三千万知青下乡，三十年前往事，说是坎坷，何止坎坷。论及当年，眼中或有泪，心中却还有一团烈火；火苗或灭了，炭烬中依然火星灼灼；沉吟欲说蹉跎，待出口时，却是当年豪情欢歌；便是千难万苦一回首，尚有人间真情在，二三千字，不能不先说。

这就是那一代知青，不是他们想美化当年那个“上山下

乡运动”，也不是“好了疮疤忘了痛”，或是因为当年苦难太多而真情的抚慰太少，但有真情决忘不了；或是因为青春年少一腔热血去浇灌理想，却只得“千亩地里一棵苗”，这苗纵然夭折也忘不了；或是因为这段经历影响终生，在此后的人生里，他（她）已在实践中把这段经历的所得千锤百炼，淬砺成剑——只剩美好的回忆；或是……

也多苦，也多难，笔者也是那一代知青，当时只记得一位学者写的《鲁迅传》里的一段话：受伤了，就躲进草丛里，自己舔自己的伤口，决不烦别人敷药。

这一代知青生而不易，不乐观不行，不坚强不行，不及时发现谬误不行，不善于发现美好也不行。当昔日的苦难过去，时间像长流的泉水慢慢清洗和抚平了伤口，过去的经历渐渐剩下了一种温馨的回忆。仿佛自己又是青春年少，那种好奇心，那种冒险精神，那种不顾一切渴望献身的热忱，那些最奇妙的最悲凉的最动人的故事，首先涌到记忆之海的浪尖上。

羊城晚报提出征集“知青故事”，一下子引起巨大的轰动，无数稿件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，落满了编辑的桌面，占住了报纸的版面，也勾住了读者的心。如今把这些稿件精选、结集、出版，让天下知青，知青的父母，知青的子女，同品其味，酸甜苦辣，世道人心。

宋朝杨万里诗云：“初疑夜雨忽朝晴，乃是山泉终夜鸣。流到前溪无半语，在山做得许多声。”这一代人历尽磨难，如今不少已是单位的骨干、社会的栋梁，当年的热血与抱负，如今安在否？



这是我们密林中的家。

小休

学当包公的日子

(广州) 肖亮

那天我还在田头听使牛佬说着《包公案》的故事，没想到晚上就成了公案中的主角了。那是1970年4月，我至今记得同我一起使牛（犁田、耙田、正田）的农民们对“青天大人”们流露出来的无限景仰的神情，因此他们永远有自己的流传话本，谁想依据任何一种其他版本的书来纠正他们的

说法，只会落得一顿好骂。

正说着《乌盆案》，话就转到最近村里发生近一月而始终未破的案子上来了，说书者一拍大腿：“嘿！如果包公再世，夜断阴，日断阳，想必三天就破了！”大家哈哈一笑，各自拉牛开工。

晚上，队长找我，说有重要的政治任务，要我明天起参加村里四个生产队联合组织的专案组，脱产侦破那些“反革命案件”。哗，让一个“接受再教育”的知青参加专案组，这可是贫下中农的最大信任，我顿时神态肃然。第二天起，写着我名字的竹牌子就挂在“开会”的那一栏里，惹来人们羡慕的眼光。

开会好，到公社或大队开会，有时中午管一顿饭，每人的一瓦钵菜里会有几片薄薄的猪肉或一块鱼，让我们这些半年不知肉味的知青悠然神往。在村里开会也好，尽管没什么吃，但中途撒尿可以回家撒在自己的尿桶里（村里规定，尿可以自己留，尿却是公家的，私人留不得），赚几泡尿浇浇自己种的菜，也不无小补。

专案组除了四个队各派出一个队长或副队长外，还有本村的治保委员，加上我。治保委员绰号“神添”，却无神，爱蹲在长条木凳上问案，问着问着就瞌睡了，轰隆一声栽下地来，我们大笑，“疑犯”则偷笑，严肃气氛就荡然无存。

笑归笑，讨论案子还是很认真的，尤其是大案，上级催着办，这大案指的是乡村小学附近发现“打倒XXX”的反动标语，发现毛主席像被恶意毁坏。干部们很生气，希望早日“揪出”作案人，但无头绪。少不得找那些“四类分子”来训斥，逼问线索。问不出，就少不了打，两巴掌是轻的，“苦大仇深”地一脚，能把“分子”从台下踢下来。

偏我没出息，尽管同贫下中农感情也很好，但不愿看到一些干部随意打人。有一天，忍不住大声说：“我能破这案，但你们能不能答应不打人？”

他们愣愣地看了我一阵，仿佛在研究我有没有包龙图的神气，终于说了话：“揪出真正的罪犯也不能打？”

“不能。”我心虚，嘴却硬。

“不能拖，要快点破案。”他们有条件地答应了，其实，他们都是好人，只是急得没办法罢了。

下来的一天，我们在研究证物，分析案情。

第二天，我们把嫌疑人排了队，我对情况已心中有数。问题是，这些大大小小的嫌疑人在此之前都已由他们问过话，都不承认，也说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。因此，尽管思路已经清晰，但专案组又焦躁起来，他们援引粤剧中常见的审案的场面，说：连包公也要喊“大刑侍候”，你不打，他怎么会讲？

我说，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要打人，你不能再等几天？

当天晚上，村里传开一个小道消息，说是解放军将要进村查案。也就在这晚，我悄悄回了广州。

那年头，人们尤其是农民对解放军的崇拜实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一切事情，仿佛只要是解放军来做，没有不成功的；只要是解放军说的，没有不听的。听说解放军要进驻，大家就安心了，只有那些心中有事的人，整天惴惴不安。

第三天晚上，乡村小学的一位学生被叫来问话，这是个顽皮的孩子，也是条小犟牛，据我分析，他是破案的关键。专案组问过几次，都不说，偏又是贫农的小孩，不好随便打。就这样，人家的父母已经怨恨连声了。

这天晚上，小犟牛倒是有点慌，听说解放军来了，还有“四个兜”的（军官）。

门开了，进来的真是一位解放军，四个兜，还穿着军大衣，威风凛凛，像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场景。

小犟牛目瞪口呆。

解放军和蔼可亲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一个一个问题的问他。专案组也不追逼只在一旁等着。

他没有反抗，他哭了，他全说了，他成了最重要的证人。

专案组笑了，真正的犯罪人被“揪出来”。

这是第三天，案子破了！

原来案是乡村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做的，有些行为是他指使学生做的，他也承认了，没有打他，专案组遵守了诺言。据查，他是早些年从广西跑来此地的，他父亲是当地国民党政府的官，土改被抄家。

解放军没有进村，只是我放出来的风声。那个解放军军官，是我的哥哥，他从部队回广州探家，被我拉来当了一回“展昭”；那晚并不太冷，但我还是硬要他穿上了军大衣，更威风，更有气氛，更具戏剧效果。我打了一场小小的心理战。

扩大战果的审讯开始时，我已不再参加。有一天，我走进办公室，审讯正在进行，“包公”照例都蹲在条凳上，而“犯人”则坐在条凳上，“神添”照例打瞌睡并不令我惊奇，令我十分惊讶的是，审问的内容与“革命”或“反革命”无关，用今天的行话来说，是非政治性的纯生活类的题材。当然，双方的神情都是严肃的。

问：“你跟 XX（村中一位离婚妇女）的关系怎样？老

实说！”

答：（迟疑）“谈得来。有时问她借借东西。”

问：“同她干过几次？说！”

答：（大急）“哪儿有啊？！我就是想，人家也不会肯呢？”

问：“还不老实？！说，你动手时是先扯哪儿？”

……我大惊，有这样审讯的？这不是无端牵连了一位无辜妇女吗？我想不到，若干年后事情了结，那人回到村子，竟真的同那妇女结婚了。我至今不知道是专案组的农民们眼光锐利，还是因为胡乱把人家的感情捅破了，反而促成了一桩婚姻。我只知道，本村农民尽管对我的要求不理解，但却守信，始终没打他。

至于我，很是被人赞赏了一阵子。连大队革委会的头头也对三天破案的战绩啧啧称奇，决定要我在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”的大会上讲用，讲好了，还可逐级讲上去。

我有点忘乎所以了，我想借此说点真话。就在要上台讲用的头一天，我托朋友给头儿送了一份意见书，没有洋洋万言，数百字建议而已。大意是说：从这案的实践来看，破案并非一定要打人；打人容易出冤案，是否可以对现在的一些案普查一下，防止屈打成招。

朋友告诉我，看着那份意见，头儿的脸晴转多云，多云转阴，终于发怒：“一个知青，应当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，组织上的事，是该他管的吗？！”

第二天的发言因而被取消了。最终也没能为他人或自己说上一句有用的话。

不久，我也离开了专案组，回到牛的身边。别了，那几片能飘起来的猪肉，别了，学当包公的日子。



篮球成了知青（尤其是男知青）业余生活中最普遍，而且几乎是惟一的体育活动。

张健

强仔故事

（广州）肖建国

他的名字好像叫本强，或者叫强仔。1968年，我下放到老家插队落户，把两间祖屋打扫打扫，挑着行李刚刚搬进去。强仔就来了。他给我的感觉是很壮实。四方脸，厚嘴唇，手膀子很粗。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他问“你是建国，

建国是你，是吧？好！好！”

我不明白他一连说几个“好”是什么意思，正自琢磨，强仔却一眼看到我的行李担子上插着的笛子，过去抽出来，尖着拇指摁了摁笛眼，横在嘴巴上就吹了起来。

强仔底气很足，吹出的笛声很嘹亮，而且常常还吹出颤音。《东方红》、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、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》、《北京的金山上》……他一口气吹了十几首歌。崩脆利落，响遏行云。

吹完了，他把笛子胡乱甩在火炉桌上，说“城里人是用这种笛子？太差了，送给我都不会要！”

我本来就没有音乐才能，也不爱好音乐，之所以带了笛子，是因为担心到了乡下会孤独寂寞，就花两角钱买了带下来。其实我连“多、来、咪……”还吹不会的，也就任他感否，没有多言。

然后，他就走了。这时一个亲戚才告诉我，他叫强仔，是上边堂屋申茂家里的招郎仔。申茂家里只有一个女崽，家境很好，女崽也漂亮，就招了强仔做上门女婿。

我在心里算了算，强仔比我高两个辈份。

第二天我就出工了。做了一个月以后，队里评工分，给我评了6分半的底分。以我的劳力和技术状况，能评到这个底分，已经不低了。可是强仔的底分是9分，和他差不多年纪都在二十岁上下的男劳力，也都是9分，我觉得很不公平。

我对强仔们有了一种莫名的敌意。

强仔也似乎跟我暗暗地较着劲，处处要强，处处要占上风。

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粘合，我们已经很熟了。除了出工

做事，队里的青年人都喜欢到我屋里来玩。他们在我屋里可以充分地放肆。强仔每次来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找我下象棋。他已经找我下了至少五十盘棋了，输多赢少。输得越多，他挑战的劲头越大。输了再来，屡败屡战，不下赢我一盘他决不收手。就着昏暗的煤油灯，我们趴在火炉凳上，往往一下半夜。

我们常常在村子旁边的晒谷坪里顶扁担，掰手腕、打抱箍子架。顶扁担想来是他们经常练习的强项，每人都能挺起肚皮顶上一气。他们的皮肤都是黑红黑红的。我小时候也是调皮得很的角色，又长年爱体育锻炼，一身是力气。可是从来没有玩过这种游戏。扁担尖尖一顶上肚皮，全身立即紧张起来，还没有开始发力，先就退出一丈开外了。我每次都输得很惨。掰手腕，基本能战个平手。只有打抱箍子架就看我的了。莫看他们个子比我高，手膀子比我粗，但我不怕。我们都赤膊、赤脚，用一条长毛巾将腰“杀”得绷紧。我们的搏斗真是很惨烈的。我的手扼着对方的肩膀，对方的手也扼着我的肩膀。我们把腿叉得很开，把腰弯得很低。我知道周围的人都希望我输。可是我一定不能输。我忽然一晃肩膀，挣脱开对方的手，猛然贴身，一箍脖子，一勾腿“啪！”把他摔倒在地上了。也有时我根本不恋战，虚晃一招，抓个空子，低下身子闪电一般扑上去，抱住脚就横地一扳，只需五秒钟解决问题……

我们还比赛举石碓，挑担子，背禾桶，扛筒木……这类功夫他们都比我强，比赛一回，输一回，很丢面子。

更丢面子的事情还在后面。

春天到了，开始插田了。插田是件很热闹，很好玩的事情。田陌纵横，水平如镜，如果是雨后的田野，那种感觉就